



了解佛教

趙國森、趙敬邦、覺泰法師、李葛夫

著

二〇一七年佛誕後，李美賢老師來電志蓮淨苑，談及三聯書店（香港）想找佛教團體合作舉辦「了解佛教講座及考察系列」，講座完成後筆錄成一本佛教簡明的入門書。志蓮文化部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講座系列，能令廣大讀者明白正信的佛教，但是佛教起源於印度，經二千多年發展成南傳、漢傳、藏傳三大系統，很難在短短四堂講座作出交代。文化部研究員認為漢傳佛教吸收了西域、南海兩大路線的佛教思想，又融合漢土儒、道兩大思想主流而成為一個多音詮釋的佛教體系，最後成為中華文化不可或缺的元素，遂以漢系佛教來作了解佛教的課題。

這次演講系列，我們首先簡介佛教入華的發展歷史，接著介紹佛教與中國傳統儒、道及各家思想的互相摩盪與融合，這兩個講座分別邀請到佛教志蓮小學前校長、斯里蘭卡凱拉尼亞大學客座副教授趙國森博士及志蓮夜書院導師、泰國國際佛教大學客座教授趙敬邦博士來講述；當大眾對佛教的歷史及教理發展有所了解後，我們邀請了志蓮文化部研究員、香港大學

佛學研究中心兼任講師覺泰法師來為大家介紹佛教僧侶在叢林日常生活及修持；最後由筆者講述佛教傳統寺院建築藝術及園林精神。而第五堂考察課則由覺泰法師及筆者導覽志蓮唐式木構叢林及南蓮園池唐式園林景觀，令參加者真切領略到宗教建築、藝術與經典文本，二者同樣圍繞著人類文明聖潔清淨的場域及精神。

人類依其心靈微向，透過人地互動，將大地轉化成人文世界，當中宗教空間往往居於中心性位置，成為人的安居樂土指標，但空間的存有性一旦具體落實在大地上，又易於受到成住壞空的困限。唐代詩人杜牧的《江南春》謂：「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佛教遭受到無數次的無常興替，但佛子的宗教心靈微向，總是一次又一次地得到歸返。唐朝佛法達於巔峰，隨著因緣，亦消沉在後代的長河中。然而在佛教心靈的喚醒下，一千年後在南方香城，竟又將唐代佛教建築及文化，歸返成就出志蓮淨苑及南蓮園池，藉著這個載體，開展出盛唐的理想文化新微向，這是我們選擇志蓮及南蓮作為考察課的因素。

這次三聯書店（香港）將四次講座及導賞考察結集成一小書，希望廣大讀者能對佛教有一清晰的脈絡，進而提綱挈領，深入經藏，開拓心靈，得到無盡的法樂及智慧。最後衷心感謝三聯書店（香港）、志蓮淨苑幕後策劃及一眾工作人員，使這本小書順利出版。

第一講 中國佛教發展簡史 講者——趙國森

- 一 佛教傳入初期的概況 14
- 二 般若思想流通與格義佛教 20
- 三 南北朝至隋唐佛教之學派、教派發展與判教思想 28
- 四 宋元及以後的佛教發展 45

第二講 佛教與中國文化 講者——趙敬邦

- 一 釋題 50
- 二 佛教與道家 56
- 三 佛教與儒家 68
- 四 三教趨同 76
- 五 結語 79

第三講 佛教叢林生活 講者——覺泰法師

- 一 叢林的定義 86
- 二 叢林生活的一天 89
- 三 結語 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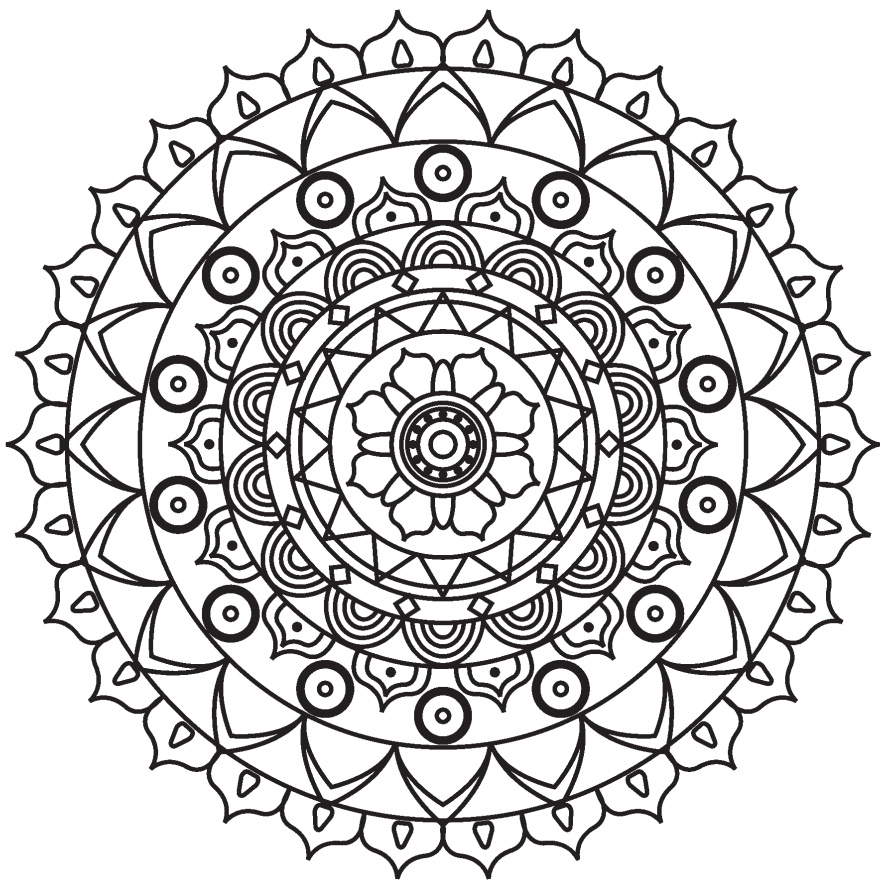
第四講 佛教傳統寺院建築及園林精神 講者——李葛夫

- 一 佛教叢林建築 112
- 二 佛教園林藝術 137

第一講

中國佛教發展簡史

講者——趙國森



中國佛教發展少說也有二千年歷史，要在兩小時內簡單概括、簡介也不容易，所以主要會圍繞四個階段闡釋，分別是傳入、格義、判教和立宗。第一階段「傳入」，由相傳漢明帝夜夢金人，遣使大月氏國始，後經安世高、支婁迦讖等譯出大、小乘等經典。第二階段「格義」，魏晉時期玄學盛行，國人嘗試以老莊思想比附佛教的般若、空性等教義，而展開交流、論諍、吸收。而第三階段「判教」，南北朝時期開始深入研究漢譯佛典的思想，察覺到佛、道思想的區別，並開始以判教的方法，說明翻譯的大、小乘經典，逐步形成不同的學派。第四階段「立宗」，隋唐時期各派依不同的經典，發展自家的學說，形成具中國思想特質的宗派，如天台、華嚴及禪宗等，令佛教思想成為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最初傳入的各種說法

佛教傳入中國主要可以分兩種情況發展，一種是漢明帝求法、佛教初傳的史話，另一種是在漢明帝求法之前佛教即已傳入。但在漢明帝求法之前佛教即已傳入之說，可能因為跟道家競爭，而揚言自己立說更早有關係。不過要說在更早的時候傳入，就有點過分了。但事實上，當時的確有這種說法流傳，例如先秦說等，不過這說法的可靠性並不高。

先秦說是指有人認為早在先秦時期，佛教就已經傳入中國。當中有三種說法：第一種是「周世佛法已來」說，但這些未必是可靠的說法，因為當時佛教未出現；第二種是孔子已聞「西方有聖者焉」，指出孔子和釋迦牟尼已互知，但這都是附會的講法；第三種是《拾遺記》中指印度使者來華需時五年，現時我們看也認為是附會的講法，不太可靠。

第二點是秦朝說，有人認為秦朝時佛教已傳入中國。因為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有「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的記載，指出「不得」是「浮屠」的譯音，因此指出佛教在秦朝時已經傳入中國。後世學者經過考證後也認為這種講法不可靠，也只有片面一兩條資料，難以證明佛教在當時已傳入中國。

再後者，就是西漢末年說。在公元前三世紀印度阿育王時期以後，佛教逐漸傳播到印度西北地區、大夏、安息，並沿著絲綢之路向西域各國流傳。西漢末年佛教傳到了于闐、龜茲、疏勒、莎車、高昌等地區（今新疆地區），然後再傳入中國。當時中原本土與西域地區的交流頻繁，除了商業活動之外，亦有可能將佛教傳入中國，但古籍記載的資料其實不多。其中魚豢《魏略·西戎傳》稱博士弟子景盧在大月氏的使節伊存來華時口授《浮屠經》，相對是正史的記載，並有一定可信性。加上大月氏是西域佛教盛行之地，在兩地往還的過程中，有中國人想了解佛教亦是可能之事，亦有不少學者支持這種講法。不過呂澂先生則持相反意見，他根據某些日本學者的考證，認為貴霜王朝的前二代是不信佛教的，因此「伊存授經」之說與當地文化和歷史發展未必吻合，需要有更多的考證才能確立這說法。

西漢末東漢初說則比較多人接受，認為西漢末年、東漢初年已經有佛教傳入中國。到漢明帝永平八年（六五年），楚王英曾經「學為浮屠，齋戒祭祀」，對佛教的祭祀有接觸乃至信奉，資料上的記載比較可靠一點。但我們仍然可以見到，只是比較零星的資料，未有全面的記載。也有些學者認為西漢末年大月氏使者伊存向博士弟子景盧口授佛經，雖然可能是確實發生過的，但這只是佛教開始傳入中國的正式紀錄，因未受到朝廷重視，未得到傳播，所以當時還沒有宗教活動。對佛教較全面廣泛傳入而產生的種種活動，仍未在文獻見到有更多的記

載。當時的人視佛教如同祭祀形式，並不是全面接觸佛教的經典、思想。

東漢初說是一般佛教徒流傳的說法。漢明帝發夢見到金人，問群臣他所夢見的金人到底是何物，於是有些大臣估計是西方有佛，所以派人到天竺學佛畫圖。後世的文獻不斷為這件事增添說明，甚至連派出的使者都出錯。因此，雖然此說相對較多人接受，但如果從考證文獻看，最初只是簡單描述事件，但後來的記錄一再附會就加添很多錯誤的人物，令人懷疑此說也是否可靠。

其實，西域諸國與當時中國保持頻繁的往還，因此在當時佛教傳入中國是有一定的可能。但到底是大月氏使節口授，還是漢明帝派人抄經，傳入的方法和過程未必有具體的資料證明，除非佛教真正開始普遍，影響到社會大眾和朝廷的皇室大臣開始接觸，就會有比較多的歷史記載，否則歷史很難記載民間小小風俗的轉變。反而有些文獻記載部分信奉佛教的大月氏居民遷至漢地居住，仍舊會保留自身的信仰習俗，有比較大的宗教生活需要，令漢地百姓有機會接觸到佛教，可以推斷當時已有佛教傳入中國的可能。由此可見，雖然西漢末年東漢初年期間，未有大規模的宗教活動，但已見佛教陸續傳入中國的現象。

（二）東漢時佛教傳入中國的情況

佛教正式傳入中國，並開始翻譯經典而具一定水準的，便由安世高開始。安世高大約在一四七年抵達東漢首都洛陽，開始翻譯佛經。因此可以說，佛教真正傳入中國最遲可以追溯到公元二世紀中期。

安世高翻譯的佛經，傾向是小乘禪經、禪數，指修禪的方法（禪學）和名相的論典（阿毘曇，又譯作阿毘達磨），這些論典專門分析佛教的教義名相。後來，與安世高同時代的支婁迦讖，於桓帝末年（一六七年）來到洛陽，主力譯出《道行般若經》（緣起性空）、《般舟三昧經》（念佛三昧）、《首楞嚴三昧經》（健行三昧）等有關大乘般若與菩薩乘禪觀的經典。換言之，在公元二世紀後期，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由安世高和支婁迦讖譯出，使國人開始接受佛教。以洛陽為中心的佛教，後來傳播於江淮一帶，進而傳入江南，二人除了翻譯佛經之外，為了令幫他們翻譯的助手也明白佛教經典的教義，還會弘揚講習相關的教說和禪觀；而這些在譯場翻譯的人，後來也會將所習得之佛教教義以講學的形式傳揚開去，使得佛教能在南方流佈。

在支識從事譯經的年代中，如前面提及，已經有一批月支的僑民，大約數百人入籍中國。所以他們的翻譯可能跟這些僑民有比較密切的關係，以及因應大月支人信仰佛教而立寺、齋僧和舉行各種宗教活動。其中有名僑民叫支亮，從支識受業，發揚了支識的學說，再由支亮傳給支謙。支亮是中國佛教史上重要的翻譯家，在南方譯出佛教經典，如《大明度經》、《維摩詰經》，成為一種承傳。當時譯出的經典跟玄學相近，比較容易溝通，可見早期的佛經翻譯雖然依附了道家，使其外觀（禪修、神通）混同於方術（畫符），並被歸於方術一類，可是在已入漢籍的月支民族中，仍舊保持其傳統和文化特點，這對後來佛教傳播而逐漸接近原本的精神，是起了相當作用。

而另一個情況，我們可以見到在宮廷開始有皇室奉佛，如早期的楚王英，到後期建佛寺、造佛像、行浴佛會等陸續出現，使人認為與祠祀、求福的宗教形式相近，但這種理解隨佛教不斷傳入，譯師們陸續翻譯不同的佛經而出現變化。